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八十四回 譚紹聞籌償生息債 盛希僑威懾滾算商

卻說王象蓋承主母之命，遵依程公條例，東央西浼，托產行尋售主，碧草軒是賣與開酒館的，要立死契；前半截院子、賬房及臨街市房，是典與商家，要立活契。過了三月有餘，才有成說，方有定局。

到了成交之月，王隆吉早到了。那受業的，挾贏餘之勢，其態驕而吝，少不如其所說，便說散伙。棄產的抱艱苦之衷，其氣忍而吞，少欲愜其所願，又恐開交。唯有產行經紀，幫閑說合之人，只是錦上添花，無非坑裡挖泥。仁人君子不忍注目，若再曲寫形狀，只恐閱者難忍，須得從了省文，不過譚紹聞得銀二乾三百餘兩而已。

及到次日，紹聞具「十五日杯水候」全帖，請這一切債主。
無非是王經千之輩。並夾了「恭候早先，恕不再速」的單帖。

家中叫廚子辦珍錯，料理杯盤桌椅及圍裙坐墊之類。這其中便有借的，並有賃的，不似當年「取諸官中，便已美備」的光景了。

先期三日，王象蓋照程公之言，慫恿少主人央盛公子十五日陪客。紹聞只得帶了新僱小廝名叫保柱，一徑上盛宅來。進了大門，到了客廳。天氣大熱，只見盛公子在廳上葛巾藤鞋，一個家僮一旁打扇，手拿了本書兒看。這紹聞見所未見，說：「大哥讀書哩？」盛希僑一見紹聞，靸鞋而迎，便問道：「賢弟，你是那裡人？」紹聞道：「此間太奇，我是祥符人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坐下，咱不為禮。我問你原籍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江南鎮江府丹徒縣。」盛希僑大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也不知是你令兄兄弟，升了湖廣荊州府知府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從何而來？」盛希僑即將手中紅皮書，遞與紹聞，說：「看這罷。」

紹聞接書在手，只見紅皮黃簽，印的是《爵秩全冊》。一個方簽兒，上面印的「京都西河沿洪家老鋪，高頭便覽，按季登對無訛。賜顧者須認本鋪勿誤。」四行二十八字。紹聞尚未開言，盛希僑道：「你只掀湖廣荊州府，看知府是誰。」紹聞掀開看湖廣荊州府，只見「知府譚紹衣」下邊橫了「德庵」二小字。

江南丹徒人，又一行小字「嘉靖〇年〇月〇日升」便道：「這是家兄，他是宜賓派。我這一門是鴻臚派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這是山東家表兄，從京裡來，到常德府上任，打我這裡過，送了幾件小東西，並這《爵秩全冊》我因先祖未做藩司時，在正德十四、五年間，做過荊州太守，所以開卷便看荊州府。猛然看見，就像賢弟名子一般，細看比賢弟少了幾道兒，卻是個衣字。我猜是賢弟本家。但知賢弟原籍江南，卻忘了是丹徒不是丹徒。賢弟恰恰到了，這個吉兆就好。我所以說咱這有根柢門的子孫，窮是窮，人不可丟。賢弟你這品格，總不至於下了路。你服我不服？」紹聞道：「將來下不了路，我現今有點上不得市兒。為欠客商二千多銀子，逼得要緊。如今典賣了兩處院子，湊了二千多，這十五日備席，請他們來還賬。月數也多了，利息也重了，我心裡想著求他們讓百幾十兩。央大哥到十五日陪他們一陪，幫我幾句話兒，顯個人情。不知大哥此日得閒不得閒？」盛希僑道：「我那日卻沒半個錢事。但只是我不去，我見不的他們那個光景。你說叫他們顯個人情，這個客商們沒天理，那有人情？即有人情，我們也不承他們的。我今年三月裡，也是欠他們幾兩銀子，為一向禮節往來，杯酒交好，也備了一席參魚席兒。不過算完了賬，交割清白，晌午吃一杯兒，原不萌心叫他們讓。誰知我沒起來，兩三個極早到了。我洗了臉，急忙出來陪他。他們吃了茶，我說：『今日奉屈舍下，把前日那個欠項清白清白。』他們個個說：『有限銀子，丟著罷，誰叫大爺掛心裡。』說著說著，這個袖中掏出賬本子，那個袋中取出文約。我叫老滿取算盤，依他們算將起來。全不料共算了一千八九百兩。我並沒開口，他們還說，某宗讓了半個破月，某宗去了三兩二錢七分零頭。我叫取出銀子來，解開包封，放在桌面。只見他們臉上都變成白色。我原說一向相與，少稱幾兩，大家好看些。誰知他們撥起成色來。我原不認的銀子，他們說，這一錠子只九四，那一個鏤兒只九一二。內中有家母添出來幾個元寶，他們硬說元寶沒起心，只九二。我心裡惱了，說：『你們就照這銀子成色算，想是不足色，也不敢奉屈。』他們還說：『原是敝東寫書來，要起一標足色的。若不是敝東書上寫的確，咱們這一號至交，自然將就些兒。』我心裡煩了，說：『當年藩庫解得國帑，今日起不得你們財東的標。也罷麼，只抬過天平，隨你們敲就是了。』他們敲了一陣子，還說差二兩不足平。我腰中又摸出二兩多一個鏤兒，丟在盤子裡，他們卻說使不清。我說：『你拿的走罷。我餓了，我回去吃飯去。』其實圍裙桌兒，果碟兒，杯著已擺就了。我回後院去，也不知他們怎走了。那有飯給他們吃！賢弟，你說十五日請的，不過是此輩東西，我不去自尋厭惡。你各人打發他，只要歸根兒去淨，省的牽腸掛肚。」

話剛說完，只聽寶劍說：「夏大叔到了。」夏鼎進的廳來，坐下說：「好熱天！這房子大，院裡又有涼棚，涼快的很。」寶劍送梅湯過來，夏鼎笑道：「好娃娃，長的刁了，每日『夏爺』今日『夏大叔』起來了。真正品級台前分貴賤，免了我一輩兒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賢弟，你小了一輩兒？假如你今日拔了貢中了舉，做個官，登時就『老爺』了；這品級在身份上取齊，大小是爭不得的。你遭遭是口尖舌快的，惹小廝們輕薄你。」

夏鼎指桌上爵秩本兒道：「我看看先君的缺，如今是那個做著的。那個缺就是好缺，官雖小，每年有『一撇頭』。」紹聞道：「什麼是『一撇頭』？」夏鼎道：「這是官場老爺們時興與坎話，一千是『一撇頭』。像這裡大老爺，那時做布政使，每年講一兩『方』哩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你真真該掌嘴。」夏鼎道：「我吃虧是長了一個嘴，若不長嘴時，何至於天天愁著沒東西往裡邊放。」三人哈哈大笑。寶劍怕笑出聲來，溜出客廳外邊去。

夏鼎道：「你兩個說什麼？我也聽聽。」紹聞道：「沒說什麼。」夏鼎道：「『盛爺』『譚爺』兩個長的有東西放的嘴，難說只管進不管出？兩個對坐，就沒哼唧一聲兒？我『夏大叔』是不信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譚賢弟原哼唧一聲說，他欠人家兩弔銀，十五日請客還賬，設的有席，請我去陪，叫我添上一兩句話，叫人家讓一百或五十兩。」夏鼎道：「保管大哥到了，讓二百兩，只有多些，再少不下來。」紹聞道：「就是一百兩也不少。」夏鼎道：「大哥若到，少了二百兩，還不肯依他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憑您怎麼說，我的確不去討厭。」夏鼎道：「他們再不敢厭大哥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是我厭氣他們，作揖拱手有個樣樣兒，張口吐舌有個腔兒；若是他們厭氣我，我也不喜歡人總而言之，不去而已。」夏鼎道：「譚賢弟若果有『兩撇頭』賬，咱兩個打個賭，大哥到了，只還一千七八百兩就結局；若是大哥不到，足數兩千兩。」又復向紹聞道：「足數兩千兩麼？」

紹聞道：「昨日王經千與家表兄算我的欠債，通共連本帶息，是兩千一十幾兩。」夏鼎道：「這是幾年起頭？」紹聞道：「有七八年的，也有三四年的，也有去年的，也還有幾次利息還過的。要是清白掃地出門，總得兩千兩。」夏鼎道：「息上加息，是滾算盤剝違禁取利的罪名。聽說京城放官利債，三個月一算，專門剝取做官的銀子。若是犯了，朝廷治罪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是聽風冒猜的。昨日家表兄去常德府上任，到這裡住了半天一夜。黃昏吃夜酒，說起這一宗官利債，三個月一滾算，作官的都是求之不得，還要央人拉繯的。犯了原要過刑部治罪，其實犯的少，拉的多。」紹聞道：「為甚的一定要拉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如今選官，也要拉。若不拉，怎治得行頭？討得美妾？無非到任以後，侵帑克民，好填這個坑；若填不滿時，少不得頂個虧空小罪名，叫姓刁的說項而已。這是家表兄說的京中光景。」夏鼎道：「這些八寸三分帽子話，譚賢弟也用不著，不用說他。只當下十五日的『兩撇頭』，大哥若是到了，旁邊一坐，就有虎豹在山之勢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俗話說：傻公子，好奉承。賢弟一發好了，竟奉承起傻公子來。」夏鼎道：「大哥也不傻，我也不奉承。」盛希僑道：「為甚的說我是虎豹在山？客商怕我做什麼？我不吃奉承酒。」夏鼎道：「他們怕，且怕之極。為甚的怕呢？大哥若是守這肥產厚業，一點也不妄動，他們就不怕了。你為你，我為我，井水流不到河裡邊，總不揭賬，他們怕大哥做甚的？大哥若失了肥業厚產，與我一樣兒光打光，揭賬揭不出來，他們怕大哥做什麼？正是今日這個光景，揭賬動則千金上下，他們幾家積湊，才寫上一張揭約。」

又不賴賬，說討就還，是省城第一家好主戶。若得罪了，滿城並沒有第二名的。不怕財神爺，這是和尚不敬如來佛，那個還來送佈施？我是奉承呀，是實話呢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有些，有些，是著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哥十五日走走罷？」

盛希僑笑道：「也罷，十五日我就去虎豹虎豹。但只是我不赴你的席，事完我就要走的。更有一說，夏賢弟也得去。」夏鼎道：「我是不請也要去的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我去虎豹，賢弟也去豺狼一回，好趁場兒。」夏鼎道：「我只算一隻豺，狼是譚賢弟占了。人人都說他是個憨頭狼。」大家轟然一笑。盛希僑留二人午飯，吃過水面，飯後而去。紹聞又再三叮嚀，盛希僑道：「再不爽約就是。」

及到十五日，夏鼎先到。盛希僑策馬而來。兩個弄了一付骨牌還元寶債。這債主陸續繼至，各為了禮。一邊開賬簿，撥算子。

到那爭月份時節，恰好這邊夏鼎喊道：「這叫『踏梯望月』！」

到那利上加利時節，盛希僑道：「這個『恨點不到頭』差一點子竟算不上去。」

到眾人齊不依時節，盛希僑道：「這竟是『鐵索練孤舟』了，再給一付『順水魚兒』罷。」

到那小伙計多說話時，一個老客長，卻一聲兒也不言語。

夏鼎道：「這一付該怎的？」盛希僑大聲喝道：「『公領孫』，『公領孫』全不許『小不同』！」

到那打算盤時，夏鼎道：「七不成，八不就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不成不就，給你一付『揉碎梅花』。」

及到那比較成色時，盛希僑道：「好一付『臨老人花叢』，滿眼都是春色。」

少頃，敲起天平來，夏鼎道：「真正這個合了『油瓶蓋』。」

到了撤約時，盛希僑道：「火燒『榻子眼』。」稱的完了，各包各項，盛希僑道：「妙哉！真正一個『大快』。把元寶還完了，豈不快哉？」於是也住了牌。

那眾客商把銀裝到褡子裡，要告辭起身，紹聞攔門留道：

「席已熟了多時，那有不吃便飯傍午回去之理？」那老客商道：「今日望日，關帝廟午刻上樑，社首王三爺言明，有一家字號不到，罰神戲三天。爭擾譚爺一杯酒，誤了上樑燒紙馬，要唱三天戲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三天戲俱是敬得起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賢弟大差，神聖大事，如何可誤？只得送列位赴廟獻神。」眾人向盛、夏二人拱一拱道：「有罪少陪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失送。」

紹聞送出大門，回到廳上。盛希僑道：「爽快！爽快！」

夏鼎道：「如何？是一千八不是呢？省了二百兩，我猜著不曾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作速擺你的席來，我首座，你弟兄兩個打橫，也不管誰是虎，誰是狼，吃上個桃園結義。」

王象蓋在旁，覺欠債還完，心中把一塊石頭去了；這盛公子之豪邁，逢若之機巧，也有點瑕中摘瑜之情。急與保柱下菜斟酒，打發席兒散了，到晚自引趙大兒與女兒去訖。